

GULLIVER'S



TRAVELS

格列佛游记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著

吴叹

译

作家出版社

GULLIVER'S TRAVELS

格列佛游记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 著

吕明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列佛游记 /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著; 吴叹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20.2

(作家经典文库)

ISBN 978-7-5212-0195-6

I. ①格… II. ①乔…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8162 号

格列佛游记

作 者: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译 者: 吴 叹

责任编辑: 省登宇

装帧设计: 谈天工作室

封面绘图: 郭 建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 @ 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club.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0.25

印 数: 001-20000

版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195-6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Contents

目录

格列佛船长写给亲戚桑普森的一封信001

出版商致读者006

PART I A VOYAGE TO LILLIPUT

第一部·利利普特之旅

CHAPTER 01.....011	CHAPTER 02.....022	CHAPTER 03.....033
CHAPTER 04.....041	CHAPTER 05.....046	CHAPTER 06.....053
CHAPTER 07.....063	CHAPTER 08.....071	

PART II A VOYAGE TO BROBDINGNAG

第二部·布罗卜丁纳格之旅

CHAPTER 01.....081	CHAPTER 02.....094	CHAPTER 03.....101
CHAPTER 04.....112	CHAPTER 05.....118	CHAPTER 06.....128
CHAPTER 07.....137	CHAPTER 08.....144	

PART III A VOYAGE TO LA PUTA

第三部·拉普塔等地之旅

CHAPTER 01.....159	CHAPTER 02.....165	CHAPTER 03.....174
CHAPTER 04.....182	CHAPTER 05.....188	CHAPTER 06.....196
CHAPTER 07.....203	CHAPTER 08.....208	CHAPTER 09.....215
CHAPTER 10.....219	CHAPTER 11.....228	

PART IV A VOYAGE TO THE HOUYHNHNMS

第四部·慧骃国之旅

CHAPTER 01.....235	CHAPTER 02.....243	CHAPTER 03.....250
CHAPTER 04.....257	CHAPTER 05.....263	CHAPTER 06.....270
CHAPTER 07.....277	CHAPTER 08.....285	CHAPTER 09.....292
CHAPTER 10.....298	CHAPTER 11.....306	CHAPTER 12.....315

格列佛船长写给亲戚桑普森的一封信^①

如果有人要你出来说明，我希望你准备好公开承认，我是在你反复而热切的催促说服下才出版这么一部散乱无章、未经校订的游记的；并且的确要雇几位大学里的年轻绅士来加以整理，校正文字语言，就像我的表亲丹皮尔^②在出版他的《环球航海记》时照我的建议所做的那样。但是我不记得我给过你们删去任何内容的权力，更不用说添加任何内容：因此，如下所述，我要在这里与一切此等内容划清界限，特别是关于留下最为虔诚而光荣回忆的已故安妮女王陛下的那部分，虽然我对她的尊敬胜过世上的任何人。但你，或者你们的那个篡改者，理应考虑到，在我的慧骃主人面前赞颂任何一位我们这类动物都是很不得体的，我绝不愿如此做，而此外，那一段在事实上也是全然虚假的。就我所知，在陛下统治的某些时期，在英格兰她就任用了一位首相执政管理，

① “亲戚桑普森”为作者虚构人物，《格列佛游记》因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多有影射和讽刺，在出版时被大量删改，作者因此写此信以示抗议。

② 丹皮尔（1652—1715），英国探险家、作家，于1697年出版《环球航行记》。

不，甚至是连续两位：第一位是戈多尔芬^①勋爵，第二位是牛津勋爵^②。所以你让我说出了根本不存在的的事情。除此之外，在对设计家学院的叙述，以及我和我的慧骃主人的谈话的某些段落中，你们要不就删减了某些重要内容，要不就用这种方式改得扭捏作态，甚至改变原意，搞得我都认不出自己写的东西了。当我之前在信里提示你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回答说你害怕冒犯他人，你说那些掌权之人非常注意出版业，而且不仅要得到解释，还会惩罚任何看起来像是含沙射影（我想你是如此称呼的）的内容。但请问，我在许多年前，在大约五千里格^③之外，在另一片国土所说的这些话，又和现在所谓统治众人的“野胡”们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那时我根本没想过也谈不上害怕我要在他们统治下过那不幸的生活。当我看到这些“野胡”让慧骃拉着车，就仿佛慧骃是牲畜，而“野胡”才是理性的动物，我难道没有充足的理由抱怨吗？实际上，我之所以退隐在此，原因之一正是为了避免看到此等丑恶可憎的景象。

因为认为与你自身有关，加之出于对你的信任，我才认为理应告诉你这些话。

此外我要抱怨的便是自己缺乏判断力，被你和其他那些人的恳求和错误的理论所说服，完全违背了我自己的意愿，容许将我的游记出版出来。请好好想想，当你坚持你那公共利益的动机时，我曾多少次希望你仔细考虑。野胡是一种完全无法借由教训或示范加以改善的动物，这一点已经得以证明。我原以为会看到，也

① 悉尼·戈多尔芬（1645—1712），英国财政大臣。

② 牛津勋爵：罗伯特·哈利（1661—1724），英国女王安妮宠臣。

③ 里格：陆地及海洋的古老的长度单位，通常在航海时运用，1里格约等于5.556公里。

有理由期待看到，一切恶习和腐化会完全终止，至少在这个小岛上可以做到，但看哪，六个多月过去了，我的书却没有达到任何我意欲达到的效果：我本希望你能写封信来让我知道，党派斗争已然销声匿迹；法官已经变得博学而正直；律师诚实而谦逊，也有了一些常识；而史密斯菲尔德^①已经把法律书籍都堆起来付之一炬；年轻的贵族们所受的教育已完全改变；医生都被流放；女“野胡”们都充满了德行、贞操、诚实和理性；大臣们的御前会议和早朝都已彻底扫荡干净，驱除奸佞；有智慧、有品德、有学识的人得到奖赏；一切用散文或韵文写作的出版界的寡廉鲜耻之辈都被定罪，只能吃他们自己衣服上的棉花充饥，喝自己的墨水解渴。这些，以及其他上千件改革，在你的鼓舞下我原本都坚信将得以实现。事实上，依循我书中的训诫，这些是清清楚楚可以推断得出的。而必须承认，只要野胡的天性拥有哪怕最微小的趋向美德与智慧的能力，对纠正他们所有的恶行和愚蠢来说，七个月的时间是完全充足的。然而到目前为止你从未以这样的信件回复我的期望，相反你却每周用马车装来了污蔑、线索、意见、传说和续集，在其中我看到自己被控诉为中伤重要的国家民俗、侮辱人性（他们倒还有信心这么称呼），以及辱骂女性。我还发现这堆东西的作者们自己都没有统一意见，其中有些人认为我不是自己游记的作者，而另外一些人则把某些我完全闻所未闻的书籍说成是我写的。

我还发现你的印刷工人们实在是粗心大意，把时间全搞混了，并且把我几次航行和返回的日期都弄错了，年份，月份，日子，

① 史密斯菲尔德：伦敦旧城垣外的一个广场，以书肆林立著称。

就没有一个写对了的，而我还听说手稿在出版过程中全被毁掉了。我自己也没留下任何副本，但我还是给你送去了一些校正勘误，如果书还会再版的话，你可以加进去。不过我也不想再坚持了，就让我审慎而坦诚的读者来随他们自己的意愿加以校正吧。

我听说有些我们的海上“野胡”从我的航海用语中挑出了错误，说很多地方都不合规则，又或者是现在已经不用了。这我也没办法。在我第一次航行时，我还很年轻，我受最年长的水手们教导，他们怎么说我就学着怎么说。但我后来发现海上“野胡”就像陆地上的一样，喜欢在词语上追求时髦，每年都要有所改变，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记得每次我回到自己的国家，那些老的地方土话都会变成我几乎听不懂的新词。而我也注意到，每当有从伦敦来的“野胡”出于好奇前来拜访我时，我们两位都无法将自己的观念以礼貌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对方。

如果“野胡”的谴责有任何让我介意的话，我应该是有非常好的理由来抱怨他们其中一些的。他们是如此胆大包天，居然认为我的游记只不过是从我脑海中想象出来的虚构小说，甚至大逆不道，暗示慧骃和野胡都像乌托邦居民一样并不存在。

事实上，我必须承认，对于利利普特、布罗卜丁拉格（这个词应该这么拼，而不是错误的布罗卜丁纳格）和拉普塔的人民，我从没听说有任何“野胡”放肆到争论他们的存在与否，或者我所叙述的有关他们的事，因为真相会立刻带着信念击中每一位读者。而难道我对慧骃和野胡的叙述可信度就更低吗？后者甚至在这城市中就有成千上万，他们和慧骃国他们的野蛮兄弟的唯一区别，不过是叽里咕噜地说话，以及不是赤身裸体而已。我写下这

些是为了让他们悔改，而不是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整个种族的一致赞美，对我来说，也不如我在自己马厩里拥有的两只退化慧骃的嘶鸣重要，因为就算已然退化，从他们那里我仍然学到了一些德行，而其中并没有掺杂丝毫的邪恶。

这些可悲的动物以为我居然堕落到要为自己的诚实辩护了吗？虽然我是个“野胡”，但整个慧骃国都众所周知，借由我那杰出主人的教导和感召，我已经得以在两年里摆脱了诸如撒谎、推诿、欺骗、说话拐弯抹角等恶习（虽然我承认这极其困难），这些恶习如此深地扎根于我们种族的每个人，特别是欧洲人的灵魂之中。

在这令人烦恼的时刻，我还有别的抱怨，但我已忍住不让我自己或你再烦恼了。我必须坦白承认，自从我回来之后，由于要与你们中的某些人谈话，特别是不可避免地要与我自己家族中的这些人谈话，我的野胡天性中的一些堕落本质已然卷土重来，否则我绝不会尝试如此荒谬之事，居然妄图改造这个王国中的“野胡”种族。但我现在已经永远放弃所有这些不切实际的空想计划了。

1727年4月2日

出版商致读者

这些游记的作者莱缪尔·格列佛先生是我一位至交老友，从我们的母亲那边也有点沾亲带故。大概三年前，格列佛先生对好奇的人们群集到他在雷德里夫的住所找他越来越厌烦，于是买下了一小块土地，外带一座舒适的房屋，就在靠近诺丁汉郡纽瓦克，他出生的村庄那里。在那里他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在邻里中也深受尊重。

虽然格列佛先生出生于诺丁汉郡，这片他父亲居住的土地，但我曾听他说过他的家族来自于牛津郡，为了确认这点，我去班伯里的教堂墓地看过，在那个郡有些陵墓和纪念碑是属于格列佛家族的。

在格列佛先生离开雷德里夫之前，他将以下文件交由我保管，我可以以我觉得适合的方式自由处置。我仔细地研读了它们三次，文风非常简明朴实；而我找到的唯一缺点，就是作者跟其他旅行者一样，记叙得有些太详细了。整部作品都非常真实。事实上在诚实可信这点上这位作者是如此卓越，这在他雷德里夫的邻里间

已经成了某种谚语，每当任何人要证实一件事时，就会说那就像格列佛先生说的那样真实。

在作者的许可下，我将这些文件交给了几位权威人士过目，在他们的建议下，我现在冒险将其介绍给这个世界，希望它们能至少在某一段时间里，对我们年轻的贵族子弟们来说是比较通常那些关于政治和党派的拙劣文字更好的娱乐消遣。

如果我没有斗胆删去那关于狂风怒涛、几次航行的航向和偏离，以及那些关于航船在风暴中应对之法的以水手术语进行的琐碎说明，还有关于经度和纬度的那些说明，这本书原本至少会有两倍内容。在此情况下我有理由担忧格列佛先生会有些许不满，但我下定决心要让这部作品尽可能地适合大众读者的口味。然而，如果我在航海事务上的无知使得我犯下了什么错误的话，我自己将对此负全责。而如果任何旅行者出于好奇心想要看到完全出自作者手笔、没有删改的完整版作品的话，我将随时乐意满足其这一要求。

至于有关作者情况的更多详细叙述，读者将在本书前几页得到满意的答案。

理查德·桑普森

PART I

A VOYAGE TO LILLIPUT

第一部・利利普特之旅

CHAPTER 01

作者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家族。他第一次旅程的诱因。他遭遇了海难，努力游泳求生，在利利普特王国的海岸上脱险，成为囚犯，以及被运到全国各地。

我的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处不大的地产，我在五个儿子中排行第三。在我十四岁时，他把我送到了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在那里我住了三年，努力让自己一门心思学习，但维持我学业的开销（虽然我有一份非常微薄的补贴）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还是太过庞大了，于是我去当了詹姆斯·贝茨先生的学徒，他是伦敦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跟着他我又学习了四年。我父亲时不时会给我寄一小笔钱，我用这些钱来学习航海以及其他数理知识，这些对有志于旅行的人来说都是有用的，而我一直坚信早晚有一天我将时来运转，有机会出海旅行。当我离开贝茨先生时，我先去找了我父亲。在那里，通过他和我叔叔约翰，以及其他一些亲戚的帮助，我拿到了四十英镑，以及每年再寄给我三十英镑来维持我在莱顿^①生活的保

① 莱顿：荷兰的一个城市。

证。我在莱顿学习了两年七个月的医学，我知道这对长距离航行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我从莱顿回来后不久，我那位可敬的恩师贝茨先生推荐了我，去亚伯拉罕·潘奈尔船长指挥的“燕子”号当外科医生。跟着他，我一直干了三年半，去了利凡得一两次，还去了其他一些地方。回来后，在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下，我决定在伦敦定居，他还给我介绍了几位病人。我在老朱瑞街的一座小房子里租了个房间，并且接受了要我改变自己状态的建议，与埃德蒙德·伯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伯顿小姐结了婚。伯顿先生是新门街的一位袜商，从他那里我拿到了四百英镑的嫁妆。

但我那位可敬的恩师贝茨在两年后去世了，我的朋友很少，于是我的事业开始下滑，我的良心又不容许我像我的许多同行那样干不正当的事。在和我妻子及几个熟人商量之后，我决定再度出海。我先后在两艘船上担任外科医生，进行了几次航行，这样过了六年，去了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因此也积蓄了一点财富。我的闲暇时间都花在了阅读那些最优秀作者的作品上，古典的和现代的都有，所以我身边总是预备着很多书籍。当我在岸上的时候，我会观察那里人们的性情和举止，学习他们的语言，凭借着我的记忆力，我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天赋卓绝。

这些航行中的最后几次却不太走运。我越来越厌倦海洋，想要待在家中和妻子、家人们一起生活。我从老朱瑞街搬到了费特巷，又从那里搬到了瓦平，希望能在水手中找到一些生意，但并没有用。三年过去了，事情依然没能有所改善，我接受了“羚羊”号主人威廉·普理查德船长开出的丰厚条件，他要进行一次去南